

## A类电影节前列

# 电影再露峥嵘的历程

## 许朋乐:电影人盼了几十年的梦终于成真

原上影集团副总裁、上海国际电影节新闻委员会主任。

许朋乐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元老之一。他说,其实上海创办电影节的想法,很早就有。“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捷克、俄国都有电影节,当时我们也想过,如果我们也有中国自己的电影节(就好了),但是这个想法没那么强烈,那个年头出国门难,也没真正看到过国际电影节到底是什么样子。”直到改革开放,很多电影人走出去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他们认为电影已经不是“铁匣子里面的大师”,“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交流很重要,中国电影要想有更大的空间,更好的发展,就要向外国人学习,中国文化好的东西也要传递出去。上海一定要办个电影节。”

上海电影界是期待这个电影节呢?当时,筹办电影节资金缺口不小,“上海知名演员吴冕给电影节捐了1万元,这一行为也带动了全国各企业给电影节捐款。”

这个电影节让每个电影人都有一种兴奋感和责任感,投身其中的人,工作起来就废寝忘食。许朋乐当时负责新闻委员会,而作为电影节的必备条件之一,就是电影节场刊。场刊在电影节的第二届正式诞生,这是体现电影节脸面的一

张重要名片,一册在手,一目了然,内容涉及电影节的评委介绍、参赛片和参展片的介绍、主要活动的预告等,不能遗漏,也不容有误差。由于那时的印刷技术还是照相排版,设备落后,给编撰场刊带来很多麻烦。

“国际电影节都会有一本电影节场刊,但是中国当时制版设备很差,每天出本杂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我们为了与国际同步,策划了名为《每日新闻》的场刊,每天晚上,新落成的影城四楼大会议室里,一群人围在会议桌旁,找的找,剪的剪,贴的贴,忙得不亦乐乎。有时,一行或一个字不见了,几个人趴在地毯上,瞪大眼睛角角落落里寻个遍。”许朋乐回忆道。

因为电影节的吸引力,甚至很多外籍志愿者都加入了《每日新闻》的志愿工作。许朋乐说,有一个法国志愿者,他完全因为喜欢电影来帮助我们,担任《每日新闻》的总校对,每天跟我们从早忙到晚,采访写稿,凌晨三四点送印刷厂,第二天早上八点又继续工作。而一位来自加拿大、名叫玛丽的电影节新闻部志愿者,同事们夸奖她为“当代白求恩”,她在上海一所大学读研究生,在首届

电影节《每日新闻》担任英文编辑。《每日新闻》每晚编辑翻译常常直至下半夜甚至清晨,玛丽毫无怨言,每天乐呵呵地工作到完稿。每晚或凌晨回学校,由于校门已关,她无奈只得翻墙进校,以后这段经历成为电影节的一段佳话。

当然,电影节对普通观众来说,除了展映影片,更是通过媒体来了解明星、演员动态的一个好场所。第一届电影节上,除了应邀出任评委的都是知名导演,明星嘉宾也是大牌云集,索菲亚·罗兰、德博拉·拉芬、张艺谋、张曼玉、巩俐等都纷纷现身。许朋乐至今都记得,当时媒体的“追星热”：“在索菲亚·罗兰抵达上海的当天,根据电影节组委会的要求,有部分记者被允许到虹桥国际机场接机,但有一家报纸不在许可范围内。这家报纸记者得到消息后,找到了当时负责新闻联络工作的我。但由于规定和名额限制,我也只能婉言拒绝这位记者。没想到我话音刚落,这位记者……”他笑呵呵地回忆了对方让自己无法拒绝的“惊人之举”,直到今天还会感慨,“我们从中看到了媒体记者的敬业精神,更看到了大明星和国际电



影节的真正魅力。”

确实,影响力从筹备开始就得到了众多电影人的支持。像张艺谋和巩俐当时正在山东拍摄《活着》,拍摄周期很紧,但他们还是决定参加颁奖。10月14日闭幕式当天,两人从片场坐火车赶往上海。到达时,闭幕式已开始,巩俐还在贵宾室换礼服,台上主持人“有请巩俐上台颁奖”的声音已传来,于是全国观众都通过电视看到了巩俐一边系扣子一边上台的一幕。

许朋乐和他的同事们,每

天都在协调各种各样的采访需求,但200多名挤满上海影城的中外记者,还是让他们感觉“忙并快乐着”。

时至今日,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,都会吸引全国各地媒体以及不少国外媒体前来采访——从首届的200名记者,到去年第21届媒体注册人员总数为1338人。而且全世界的著名导演、演员,谁来,他们都不会再特别惊讶,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确实有了吸引他们前来的资本。这一切,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

## 王佳彦:最幸福的是给电影和影迷架设桥梁

上海影城的筹建者之一,上海国际电影节“老兵”。

上海国际电影节,是电影人的节日,更是影迷的节日,而让电影和观众发生联系的,是放映。而这背后,有个不少影迷耳熟能详的名字——“四眼老王”王佳彦。

电影节筹办时,王佳彦是上海影城市场部副主任。上海影城当时是电影节的主战场,他当仁不让地被拉了出来,负责电影节筹办的种种事务。事实上,翻阅这些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场刊,里面走马灯似的名字中,王佳彦一直存在,从市场部到大型活动办再到新闻部,老王几乎把电影节岗位和部门轮了个遍。但退休后,影城在电影节期间的很多事情,老王必须放手了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老王开始默默地从事一项工作,那就是为电影节排片,而这一排又是10多年的时间——排片员,成了他与影迷们沟通的身份。

曾经有人疑惑不解,在现在电子票务系统这么发达的年代,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什么不能根据大数据,来对热门影片作预测,而是让一位老先生手动排片?对此,王佳彦坦率地说,自己的排片习惯,其实还是保留着

胶片拷贝时代的特点,不重复场次、不重复时间、不重复地点,因为那个时候拷贝没有现在这么方便。而影片被均衡发力地编排,则是他希望给更多的观众、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观众看到一部好的电影,这也就是电影节创立时的初衷。

在问到如何安排电影节的电影时,老王介绍排片一般会根据电影节有策展单元、影展、邀请嘉宾等因素做安排。一些拷贝有特殊的放映要求,比如4K影片,不是所有的厅都具备放映技术。同一个影院,老王会尽量均衡分配国产、日本、美国、欧洲影片的比例。有的电影有一些轻微的裸露、暴力镜头,老王就会尽量安排在晚上放片,这样小孩子看到的概率小很多。一些有主题的大师电影,或者题材类型相近有主题的电影,老王知道影迷们难得在大银幕上欣赏,所以会在地域上排得比较紧凑,方便影迷赶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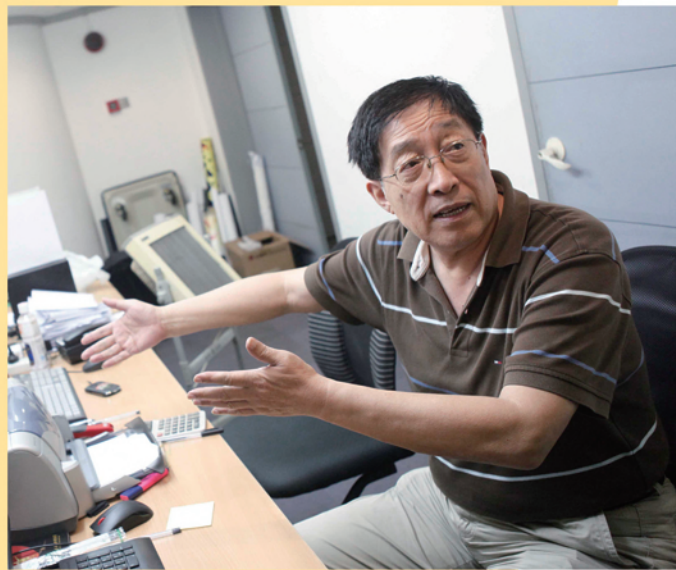
他曾说:“我每天不是最后一个离开,但我必是第一个来,清晨静静的有利于工作,面对墙上45家影院53块银幕,我的任务就是让500多部中外电影合理地排在每一个时间点。”

当然,王佳彦并没有和时代

脱节。为了更好地和影迷交流,2010年8月,他还注册了微博,ID名为“四眼老王”。从第二年,也就是2011年开始,他在影迷中成了网红。电影节排片的事情,问他准没错。他也愿意和网友交流互动,他发的4000多条微博,70%以上都是和电影节有关的。他热心、耐心地为网友解答排片上的问题,也及时告知他们排片上做出更改的信息。

电影票经常被秒杀,有很多影迷有些伤心,但在影城门口,他总能给予安慰,“因为很多时候,片方会临时加场,票子也会在最后一刻放出。”他告诉记者,“每年电影节开始,网友呼啦啦地来,一结束就呼啦啦地散了。很多人和我打招呼,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,但我都热情地向他们问好,有问题我就尽可能地回答,影迷这个群体是很可爱的,他们可比懂电影,很多时候,他们是专家,我要向他们学习。”

当然,如今随着网络售票系统的发达,老王的任务减轻了不少,但他并不失落,他见证了电影节展映单元的欣欣向荣。据统计,第一届电影节共放映了167部中外影片,在9家



影院展映574场,观众约20万人次;而去年的第21届电影节,共放映中外影片492部,在45家影院展映1621场,观影人次超过46万。而且,它的全国辐射力还在增强,在2018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售票总量中,来自非上海地区的购票数量为51562张,占比为11%左右。有媒体曾统计,仅开票当日来自北京的购票量,就可以让至少20架大型客机满载着观众飞到上海观影。而来

自外地的购票数中,包括苏、浙、皖在内的数量为27248张,电影节成为了长三角地区居民“家门口的节日”,从文化的角度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推进增添新内容、新动力。

目前,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放映影片数、公映场次、观众人次等指标性数据已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中位列第一、第二。

对这样的成绩,王佳彦感慨万分地说:“电影节的进步也就是这个时代的进步。”